

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新起点

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在杭州启动

新华社记者肖世尧、公兵、夏亮

10日,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这项以打造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为目标的赛事,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方期待。

联赛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指导,中国足协主办。在10日的媒体通气会上,三方有关负责人表示,赛事组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将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对赛事进行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争取让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成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新起点。

赛事组织工作有序开展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办公室执行副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高洪波介绍,6月1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组织工作方案(2022-2024年)》正式发布,社会反响热烈,球队报名踊跃,目前全国45个赛区的赛事组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赛事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部年龄段。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赛将在7月13日正式开赛,男子U19组球队报名工作已经开始,全国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也在筹备当中。高中年龄段男子、女子U17组报名将在7月下旬结束,并在8月下旬和9月初进行第一阶段的赛事。从7月31日开始,初中年龄段U13、U15组的全国总决赛也将开始。各地小学年龄段的赛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序进行。”高洪波表示。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介绍,教育部正在积极组织校园足球队参与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赛事的参赛主体来自校园,教育部将在近期下发通知,并召开视频会议,全力确保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报名工作。”王登峰说。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王雷介绍,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工作,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责无旁贷。国家体育总局将整合资源,动员全国体育系统,协助各赛区成立赛事办公室,确保赛事组织工作顺利开展。

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办公室主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介绍,这项联赛成果来之不易,各方都从中国足球发展大局出发,形成最终共识。

陈戌源说,赛事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7月10日,在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浙江赛区)男子小学U11组比赛中,杭州濮家小学的小球员杨皓元(右二)与浙江鸵鸟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员赵奕瑞(右一)拼抢球权。

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中国足协联合组建办公室,以体教融合发展理念,对赛事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动,“真正做到了不设壁垒,由各类球队自由参赛”。

王登峰介绍,这项联赛将与校园足球原有的五级联赛体系按照一体化推进、一体化设计的思路有效衔接。教育部门将在组织好原有校园足球比赛基础上,将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组织选拔工作融合进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不会对校园足球比赛造成冲击,而是建立起更广泛的平台,让校园足球的竞赛体系更完善。”

王雷表示,联赛实现了全开放、全融合,为不同体系的球队搭建了全面展示和交流互鉴的平台。“根据工作方案,各方都要首先保证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地位。在这个原则下,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再来开展各自原有的品牌赛事。”

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新起点

陈戌源认为,缺乏高质量比赛是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长期面临的一大问题。足球的核心是比赛,举办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能够让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通过比赛践行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体会足球的快乐,同时能够为中国足球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中国足协将为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举办提供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客观来说办赛有很多挑战,我们会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安全、顺利举行。期待赛事能够成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足球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希望大家能够给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多一些掌声、

多一些鼓励。”陈戌源说。

王登峰表示,能不能带动越来越多的孩子踢球,是现阶段中国足球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经过校园足球普及推广的努力,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今年启动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比赛,可以带动更多的孩子踢球,同时也能够更加精准选出足球后备人才,为青训体系输送优秀球员。”王登峰说。

王雷则强调,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具有示范意义。体育总局将推动地方青少年体育部门,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为参照,积极推进各项目竞赛体系改革。“在服务好青少年体育教育、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营造体育后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杭州7月10日电

“培养未来对足球有正确认知和热爱的家长校长市长”

一家足球青训机构的创业故事和对足球青训的见解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王镜宇、季嘉东)2014年底,爱踢客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在北京创办。几个月之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出台。经过7年多的发展,爱踢客成为在北京拥有30多个校区、在训学员超过7000名、教练规模在300人左右的知名足球青训机构。近日,爱踢客创始人李钊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讲述了他的创业故事和对足球青训的一些见解。

一颗足球的种子

李钊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中国的职业联赛刚刚起步,战绩出色的北京国安火爆京城,李钊也迷上了足球。他曾经去退役球员开办的俱乐部试过,后来又到了北京市少年宫。李钊还记得,在少年宫踢球一年的收费才400多元,有点像体校,教练员都是退役的老国脚,非常纯粹。

然而,在少年宫训练了一年多之后,学费变成了一学期三四千元,在当时这样的收费有些昂贵。后来队伍解散了,李钊经过试训入选了人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一边踢球一边上学,从小学读到了高中。

高二的时候,李钊参加过国家青年队的选拔,进入了40多人的大名单,但没能进入20多人的最终名单。那时他意识到,自己不具备成为顶尖球员的能力,想要踢当时的甲A联赛也很困难。于是,李钊选择了继续上学,通过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进入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国企工作。

2013年,李钊回到北大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身边有很多人创业,他也动了心。那年他的孩子出生,在选胎童书时他发现跟自己小时候看的那些差别不大,于是把创业的着眼点放在了教育领域,进而选择了足球。

“我对足球最了解,足球除了锻炼意志品质之外还能带给人很多东西。拿我自己来说,上大学以及工作后比同龄人更早被提拔到管理团队,都是得益于足球对我决策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培养,所以我想做跟足球相关的教育

机构。”李钊说,“我们始终认为教育是第一位的,爱踢客从根本上来讲是教育公司,每年教师节我会问候我们的教练,我们每个人都是教育人。”

跟朋友合伙创办俱乐部之后,有三年多的时间李钊是兼职做。到了2018年,爱踢客已经有十多个校区,常规在训的孩子达到五六百人,发展也到了关键时期,李钊便从国企辞职专心经营俱乐部。

校园、社会两条腿走路

李钊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刚刚发布的时候,他和合伙人还判断不清中国足球会是校园足球发展更好还是社会培训更有前景,于是选择了两条腿走路。到2018年的时候,俱乐部已经和二三十所中小学建立了合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入校园,来自校园足球的收入占当时俱乐部收入的50%左右。2018年之后,俱乐部在社会培训方面有了更大发展。

最近几年,李钊发现校园足球的资金投入明显下降了。现在与爱踢客合作的学校数量差不多比2018年翻了一番,但是这部分收益几乎没有变化,因为每所学校用于购买培训服务的资金比以前少了。

尽管如此,李钊依然看好社会体育俱乐部进校园的前景。在他看来,“双减”之后课后服务的增长潜力巨大。

“‘双减’之后,孩子们下午没课后留在了校园里,谁来给他们提供课后服务呢?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减少了,但是需求还在。成都、贵州、福建等地都有由家长付费的方式,只要控制好收费标准,保证服务质量,俱乐部进校园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的孩子缺比赛,有的累到膝盖积水

在青少年足球的发展中,赛事是一个重要环节。李钊认为,青少年足球赛事存在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而体育和教育部门举办的赛事

间的协调问题也有待解决。

据李钊观察,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数量不算少,从班级比赛到学区、区级、市级比赛都有,爱踢客俱乐部里一些强队的主力球员,有的一年要踢七八十场比赛,这个数量对他们来说有点多了,有的孩子11岁就出现膝盖积水的情况。另一方面,北京市很多青少年赛事以淘汰赛赛制为主。拿着30多年历史的百队杯来说,大约50%的孩子只踢两三场小组赛就被淘汰了,一些区级比赛有的队伍踢一场就被淘汰了,那些水平中等或者略低的队伍缺乏足够的参赛机会。

在李钊看来,常态化的、联赛赛制的比赛更符合青少年球员的需求,他们需要通过比赛去发现问题,再到训练中去解决。在密集的赛会制比赛中,教练和球员没有时间去调整。

爱踢客也举办俱乐部内部的“青苗联赛”,有上千个孩子参加,比赛安排在每周六、日晚上。大家交费一样,也踢同样场次的比赛,锻炼机会是均等的。

李钊认为,足球的体教融合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北京为例,在赛事排期方面,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足协的比赛会协调得比较好,但是区一级教委的赛事跟市足协的比赛却存在“撞车”的情况,如果能够加强协调,让孩子们更好地处理比赛之间的矛盾。

“其实很多学校会争区里的前几名,更看重区里的比赛,赛事冲突了对孩子和家长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应对疫情冲击需提升服务水平

自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给体育培训行业带来了很大冲击,李钊对此深有体会。

“冲击很大,疫情来了只能停课,2020年有半年停课,今年从4月开始断断续续停课,有时候体育局和学校的指令不一样,体育局说可以营业,学校不让孩子出来,这对出勤

率有很大影响。”李钊说,“原来收费是有效期制的,现在改为‘一课一消’,带来的问题是孩子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确认收入。过去出勤率在70%-80%,疫情之后降到50%-60%,现在每个孩子每周平均上2.6次课,原来是4-5次。我们原来按课时包卖课,家长会买大课时包,因为单价便宜。现在我们大课时包的销售比例下降了,虽然招生人数没有降低,但是销售额降低了,这是经济环境带来的变化。”

面对疫情的冲击,爱踢客的应对策略是优化课程、提升服务水平。原来有学员无法出勤时俱乐部不怎么管,现在会有客服人员给家长发信息提醒。另一方面,俱乐部努力提升教学水平、让课程更有意思、孩子更快成长。

李钊相信,疫情总会过去。俱乐部目前的运营还比较平稳,只要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总体向好,未来的前景也是比较乐观的。

去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了《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今年4月,北京市体育局发布了《关于做好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准入审查工作的通知》和《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等级评定办法(征求意见稿)》。李钊认为,国家和地方加强对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和服务是好事,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对社会和家长“广而告之”。

“买单的是家长,关键是要让家长知道评级、评级的结果。现在稍微正规一点的培训机构,在‘大众点评’上都能找到,北京市体育局的评定结果能否放在‘大众点评’或者其他家长信赖的平台上?毕竟很少人会去看体育局的官网。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星级评定能否跟政府购买服务结合起来?学校在选择合作机构时是否会参考?如果这些解决好,机构进校园就得靠拼服务而不是靠拼关系了。”

不是培养10年后的球星,而是培养未来的家长

经过7年多的发展,爱踢客已经成为北

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10日在杭州启动。

推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意味着青少年足球的体教融合在竞赛设计、执行层面迎来实质性突破。联赛将打破参赛者身份、资格限制,来自学校、体校、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的球队均可参赛。联赛从制度设计上将建成一个培养、发现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平台,专业足球人才进入校园的通道将更加通畅。在校足球苗子在专业培养和发展方面也有了更大拓展空间。

推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推动学校体育改革的有力举措。2014年底,从主导校园足球发展开始,教育部就以校园足球作为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迄今已在全国设立32780所校园足球特色校,共计有5500多万青少年学生参与校园足球活动,为普及足球开展、扩大足球人口打下了良好基础。

学校体育遵循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帮助学生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即以青少年球员健康发展为总体目标,坚持文化教育与专业训练并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对学校体育教育理念的切实遵循。近年来,学校体育倡导学生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培养终身运动习惯的体育教育理念。在国家层面的体教融合制度设计框架下,以广受关注、影响力大、深受青少年喜爱的足球项目为突破口,推出体教融合特色的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将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向纵深发展。

推出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深入落实。足改方案出台七年有余,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取得一些积极成效,但由于中国足球整体基础薄弱,且进行系统建设需要时间,男足国字号队伍大赛成绩不佳甚至无缘大赛,职业联赛遭遇俱乐部欠薪、退出、解散等多重危机,当前中国足球形势严峻。

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夯实基础,青少年足球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破题关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提出:“促进青少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推手。作为一个统一的竞赛平台,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不仅可以考察全国足球青少年的潜力,而且将进一步助力构建科学、高效、完整的青训体系。只有基础夯实了,久久为功,中国足球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

(记者公兵、夏亮、肖世尧)
据新华社杭州7月10日电

助力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

京地区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之一。李钊说,俱乐部的发展愿景是通过5-10年的时间搭建起一个青训产业的金字塔,塔基是有10万人以上参与、每周训练一两次的足球兴趣班,并且为校园足球提供服务。在这个基础上,选拔有天赋的孩子,有经验的教练组建较高水平的队伍,搭建起贯通小学、初中、高中的人才金字塔。为了筑牢塔基,俱乐部还涉足了场地和装备领域。

“首先,目前我们以直营为主,爱踢客有直营连锁的基因,有复制能力。其次,我们坚持做垂直,10年内没有横向拓科的计划。第三,我们之所以进入场地业务,做足球场的运营,是为了保障训练。在产业上我们做可穿戴装备,但一定是围绕足球。横向方面,我们有地域拓展,目标是上海、天津这些有足球底蕴和较好经济环境的足球城市。”

李钊小时候踢球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做青训俱乐部也希望能未来培养出职业球员。但他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发现家长的预期和自己当初的想象大不一样。

“这一代的父母跟我的预期不一样。我那时候踢球就是一周五练、六练,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职业球员。但是,现在那些人大三高俱乐部的初三学生,你问谁想踢职业,只有一两个人举手,绝大部分的孩子是培养兴趣、锻炼身体。最早做测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出勤率,而现在出勤率低是我们运营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李钊说,中国足球的普及率还很低,人们对足球和体育的认知也不太够。

“七八岁的孩子一个比赛拿个冠军,家长以为是天才。我见过太多十一二、十三岁还不错的,后来都没能走到职业。我们现在做普及不是为了出球星,也不是为了改变10年以后中国足球的水平,而是希望等这些孩子成了父母,成为校长、市长,能对足球有正确的理解和持续的热爱。”